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外編

吏部二

異途

往行

延納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胥甫訂梓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曰皇上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有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幷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納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即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學生員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年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十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粮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講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亦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不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貪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粮凡遇兵荒如果錢粮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夫豈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任使得人而小民得蒙

其實惠矣
陳建曰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廣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丘顯湯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訓亦聖主明王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者也
申文定公曰古之郡國守相得察舉從事賢者往往由任職高第推轂至大官以故中材之士卒顧籍名迹砥飭廉操以樹聲譽致顯庸今之從事皆局于令格卽稍遷擢皆有限制故中材以下不復顧籍砥飭苟計月日視筐篋而已人性之不甚相遠也何古之從事多賢而今則鮮乏也余甚病之矣
于慎行曰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爲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嘗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參以士人或雜以掾吏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

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亦缺典也

又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算以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葢本此其實廉汚之性在人所賦貴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葢科目未興士進太灋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大學士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于雜流宂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馮三元疏曰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灋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么麽階爲民害臣不願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皇上以撤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

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至窮促海內猶可爲也
天啓三年吏部尙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曰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
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卽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
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
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旣不能燭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
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
置吏員一途按吏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
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兩考不已又京
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又有降參斥退卽中者入參
先撥辦事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
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省察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
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復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者日積月累
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其人衆而弊
多故隘其途而扼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旣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察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篤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品省察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察考中者始得簿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爵賞已爲秕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於官有定行行有定序前後既紊攙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便可得官于是後者既乞而前者遂壓而後者已壓又乞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人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

則援納與實歷併滯空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滯此貧窮守候者所以
膏雨泣血也臣等請自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概停止若
夫已空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
選為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許理財者即患貧何至有空選之例夫
各吏上粮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戶各吏本行俱二等
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粮則從九矣州司上粮則正九矣府司上粮
則從八矣道司上粮則正八矣以無名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
淵何至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粮假令歷
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粮而二年照力役乃
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粮自上粮而上粮之銀數定照
品級為多寡夫然後以上粮之所加抵空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
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為寵招
之術至空選而極矣臣等以為不若追貪官之贓為便今世道衰頹士
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微

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往行 闕

起廢

前言

馮公琦疏略曰諸臣始以仗下之鳴繼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戚譴亦是諸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朝廷用之耶得在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也失在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天下聞之必謂皇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人於聖明之世因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朝廷此兩端者願皇上愼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

諸臣臣等寧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強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得中事可節取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皇上愼擇而審用其人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以前相薄相激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久晦而易霽耳臣子望皇上如天亦望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款款之愚實欲爲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

張潮疏曰効用之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厄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久廢況靜養之久而諳練之深乎即今天下養病致仕誣枉廢棄者除奉欽依起用之外豈

更無人於撫按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蓋素昧平生者恥求見之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許相見而其不知不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公廉訪多方巡察必望實相孚鄉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備查先廢緣由參今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淸朝而廢棄之眘求又聖明之美政也

往行 闕

任子

前言

何孟春曰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淆源濁流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干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庇類如此上

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
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勛茂名德隆者錄其
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概乞恩
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
任其子也

陳建曰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
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敍正一品子於正五品敍用從
一品子於從五品敍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爲三品以
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廕於是我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
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
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官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
所不論矣

李夢陽疏曰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五服有
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

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
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
也今黜者旣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大學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
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
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

往行 附

考察

前言

陳建曰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
副岳倫疏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忠黨之士胡端
敏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
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稱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
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繾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復職
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我朝恃考察之權以爲

彰癉之術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王瓊曰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謂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職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毛愷曰朝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爲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己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汙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

攀援而無耻者柔媚庸懦而無為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為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為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惑而愛憎之情易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為眞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為縱横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之勢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為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摭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輩媒孽誣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入之門或加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于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迹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為時論所與則又深為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

或以鑽刺而由爲夤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辰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夤緣而倖免荷蒙聖明洞燭微情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國法矣臣愚以爲圖於既事之後不若慎於未事之先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爲多有厚薄仍踵故習旦夕奔競彼此煽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爲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聖明在上天語丁寧官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恐流俗滋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義不容默伏望皇上俯察微言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

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資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媢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于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眞偶有疏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參論以明國是以正公法則於朝廷黜陟之典不虛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馮琦曰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游客有言則奉承游客張彌天之網塗人耳目而後得遂其谿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愼卽闒闒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污卽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臧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卽墨之毀譽易與晉陽之繭絲

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議滋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概擬存留與之更始蓋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眞循良不願有假卓異願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以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陟幽明以佐皇上平明之治

馮琦疏曰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浼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汚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派于丁粮或橫罰於營私或鬻獄以求貨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卽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既刺骨怨已傷心猶吸民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橐力所不及者既謂無可奈何心所甚

欲者又復不自禁止差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掛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多竊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則曰監察司道則曰按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略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只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眞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惕於法若名器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谿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慎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

每次復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爲鋪張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内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問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

又曰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斥不敍惟才力不及者分別降用調用國家愛惜人才故數款中惟不及者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眞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眞才力不及直是有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實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爲不及指有餘爲不足則品隲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以爲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

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於共竭駑鈍為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下諸司約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為虛文縟詞以欺若臣等品騭不詳處分不確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當而區別獨為詳密何獨於外察不然夫吏有鋪張文具塗飾耳目獵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憍恃才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罪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無後言可以思過而補旁聽者無疑可以因人為勸懲且浮者實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課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道亦自有補伏乞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

丘橓曰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

當留者乎就使宜愼密以敦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跡以劾之不可以儆乃有位乎乃以朝廷甄別之法而相傳爲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任怨敢於徇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兇巨蠹漫無所懲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眞於魚目而無以自見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弊也古之持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密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纔到地方而賄買之簡札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吁堂堂豸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請托之積弊也二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侈加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得其庇己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敍賓主之禮而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

半面而神交冥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後與本土窩訪及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衆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近年貪酷之官徧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單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慨稱爲啞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奸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責之疏一下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弊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節猶幸其爲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

或朦朧而竟免即有窮竟其事者亦將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爲主
塡豁壑者或數萬金而贓惟撮其一二刈草菅或數百命而罰不傷其
毫毛曾有一追贓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寃民抵命者乎此提問
之積弊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待
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青白
其目者何其太了了也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
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輊矣助成恣縱之
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弊也
蕭淳曰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
撫按以行舉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眞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道開
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者造無根之謗則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
之謀則强徒施反噬之計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僞而
置銓衡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當不欲刻
矧朝覲屆期外察在邇臣愚以爲凡遇計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

爲主而一切私揭置而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之罪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白之寃勿風聞帷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略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

鄒元標曰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爲寃抑遏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談者皆爲諸臣寃臣竊以爲奪一下詳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總歸之至當

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卽以自察去留不審又慮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敢不盟心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寧者爲眞才不則厭薄蘧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眞品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觀人猶責農之畔而責女之貞也無飾說也然而未易言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册彙之印官而奉旨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堂官之品隲欲定焉揭考選之底裏而畫題面計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媸當人之面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眞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

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侈言指斥倖中人與竭澤之
差以致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水火貲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事
直屏門牆罪狀之耳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詆闇愇而飾曖
昧情節之裝點果誣憑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總之
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矢公矢愼欲以奉聖主斥陟之權如
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捐成心而破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蓋
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
是藩籬一別勢必遡流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
互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時之報
復盡剪萌芽慮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嶮巇先爲不病之呻
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卒之使形迹蒙疑者冒竊鐵之寃
挾謏相嘗者有摘苓之嘆人才摧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
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等謂捐成心而
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奉旨部院集

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伏乞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瞿公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歷官少宰謚文懿嘗貽

李公石麓書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

與黜而退賢也毋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

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具疏欲有

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

周宗建疏曰臣閱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於六年內計

一改用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

留之科道至今唾爲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

滿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

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勳猷可思

預轉輸而督運之功臣可念矜齒沉而數奉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

而斥退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

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皇上之信任在

此時而老臣之報國亦在此時矣

往行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爲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隨隷五府理自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除工部主事歷陞兵部右侍郎洪熙中爲戶部尙書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旣就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豈第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贓敗衆服公之明

丘公濬字仲深瓊山人正統甲子解元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弘治四年當大計吏公謂洪武永樂以來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微瑕不免莫敢訴者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今有未半載而黜者徒狥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蓋二千人乃勅歷官未三載者盡復任雖經三載非貪酷暴著者亦勿輕黜蓋用濬言也

李冢宰裕在吏部日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

涂觀字恆孚號芝軒奉新人登王一夔榜進士歷官寧國知府嘗爲南京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旣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止憑巡按御史考語以行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各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槪從之由是果有

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矣

胡公世寧嘗爲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上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馬端肅文升爲吏部尚書當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煖閣面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舜王盆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朱希周字楙忠吳縣人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謚恭靖歲丁亥考察媢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爲公私公乃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謂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

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

孫清簡公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奉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參之公論無毫髮私狥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蘄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

楊旦字晉叔號偲庵故太師文敏公曾孫也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爲考功郎日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賁奏辯者有旨再覈實尚書馬公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覆罷再覈之命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吏部尚書謚恭肅嘉靖□□年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讎不問苟不肖雖親有勢必黜天下服其公特召以爲吏部尚書自

近歲來爲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思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勞然以新被命勇不自顧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吏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十九日卒

聞莊簡公淵嘗爲考功郎中丁丑會上計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爲太宰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諤諤聞矣後爲南京吏部尚書乙亥當考察公務去太甚無煩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

趙大中丞汝濂爲考功郎中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

請問否則匪直損言而已公艴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其過王曰雖無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尚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詈公亦詈諸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削其籍堂事即畢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有若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冢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內閣之姻黨某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累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患矣冢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可黜公曰趙某不可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步間忽有喚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閹寺二人還所奏本曰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之本面漫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

因敎然曰此本决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一人自當之諒不至貽患諸君也閹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患也後趙某以嚴氏聲勢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遇公于途譏公曰昔時曾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刃不銛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害之際深沉不撓有如此

余胤緒字□□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考功郎中時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但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權要責以不題互糾新例編管九年闔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澹泊絕迹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執法

鄭端簡公曉爲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擿御史夏桂州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晉詔貶和州判官而世番遂超擢尚寶少卿

戚都諫賢初召入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怨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害其言曰進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於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佰此難過於容恕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貶罰而忠藎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憸人僭冒榮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況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竊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穽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中葉洪劾冢宰汪某摘尋國縣丞而參議韋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怨

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報即論救如旨又以汪某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欺元首腹心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即如考察事陛下曲體臣言許其即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負伯鯀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顧陛下威斷洪等雖不能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陸莊簡公光祖爲南祠祭郎日嚴文靖改太宰遷公爲驗封郎旋歷考功文選公在驗封議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甄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公曰此所謂僨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罪力

請罷之

天啓四年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聖明特勅申飭幷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贖鍰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閭閻之所切齒痛心合怒共怨者莫此爲甚今合無以征收二字塡之訪册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於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誚可取也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緩筒蠹其爲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以充軍餉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贓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於貪婪甚至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

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殷勤有餽甚之薦奬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致之也則今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同論可也臣所謂懲貪務在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開報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狥情面此非受人之欺而因以欺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即無各具之獨見當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皇上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必行可也

恩典

前言

許讚疏曰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顰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於上

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關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死於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誥命已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幷雜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概陳乞一時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富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敍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自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僥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

參回治罪補廕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永爲遵守

余懋學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國制誥勅之典以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大慶覃恩不與至愼重也曩歲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直得廕姪玹爲錦衣千戶恩既渥矣玹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管事又未幾輒求誥命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請此於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過但揆之法制以祖宗風勵之典而狥廕臣請乞之私其防不可潰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誥命而與之誥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竊觀外廷諸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踰制則濫狥情則褻濫則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勸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纓昭侯愛敝袴豈眞惜此細物哉誠以禮寓幾微分防僭逼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中廕管事不止一玹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臣願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例如所謂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參駁臣又惟大臣䘏典實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中朱南

雍等查參原任尚書傅炯公論不容不宜與之祭葬特蒙明旨竟從初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炯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炯之言未確則勘明後予之未爲遲也今既不咎科臣參駁之非而又輒予傅炯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予爲過後之予也爲遂始也天下猶以恤典爲厚大臣其後也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炯耳然是非不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愼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炯誠共棄卽停祭葬以示懲炯猶可原俾因僉論而獲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題覆自當再乞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按官查覈生平無過與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該科又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咎在撫按覆勘不當咎在該部參駁不公咎在該科庶幾公論既明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

又曰敬事後食臣子之節上下相訣非國家之利竊見近時該部題覆邊功往往首列閣臣勳猷盛誇督撫功伐此猶曰運籌宣力例當敘也

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為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述閹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諛臣竊以為非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即使諸臣功在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敘輔臣之職翊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胄考工之勞以敘輔臣小之乎為功矣二不宜敘近臣懋賞簡自帝心剡貪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敘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竊度輔臣之心必不以敘功為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為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略上請優賚不得循舊夸張炫燿觀聽至於閹臣翼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聖衷夙鑒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因之丕變矣

往行 留

黜斥

前言

馬文升疏曰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國家之定制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才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徧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吏部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徧知也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參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都察以爲可則不敢去也都察之所可吏部以爲不可亦不敢去也參互反覆以求無負乎朝廷付託之意陛下以臣爲不足信乎不當使待罪此位以爲足信乎不當復爲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覬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爲宰相凡有不才監司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爲名言聖賢經傳古今子史其于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陛下仁覆如天曲爲保護其如小人之不

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邵賢之後宋瓚又繼之雖遠年如鍾越任之穀之徒亦皆相告奔走而來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況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陞無黜若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滿天下戕害陛下之赤子誰復敢言之乎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爲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仇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退官員奏擾者赫然震怒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

張潮疏曰今天下司府州縣廉汚不一其通賄無恥上下交征罰贖科派假公濟私者固不足言至若狃常習故槩有二端其一里甲本以勾攝公事催辦錢粮也乃設立爲總者或一二人有欲則責里總里總責之各里或交際宴會或買辦供給皆取給焉胥吏爲姦數且加倍其二商賈有額納官稅亦旨塲務起稅者矣乃各立爲總辦者一二人有欲則責之行總行總則責之各行上自綺段布帛下至魚肉菜菓皆取給

焉減價虛領十不償一奈之何民不窮且死也又犯贓革職官員夤緣
請託減贓罷黜厚載而歸吏不聞引例充軍者甚則旣報缺補官不一
二年夤緣奏告復與辨釋起送改選或選就近則例變爲科罰降級殊
不知前入後出必有是非原問官吏一不參究本部雖屢駁回展轉希
冀終無定法如之何吏不貪且縱也合候命下行都察院及行各撫按
衙門凡遇奏辯贓官加意愼重必委廉正守巡親提詳審從公問斷勿
聽買原告及花銷公用等項果有虧枉必將原問官吏究實擬罪方准
起送雖有陞遷事故亦俱明入招詞以驗賢否仍查節年題准科罰事
例申明禁約及痛革前項立總之弊庶貪墨少懲而民獲安矣
陳以勤疏曰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
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
侵漁百姓聚斂爲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
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
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隳

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贓私嚴行追併此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欺蒙不卽摘發卽有敗露者又以寬舒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冠法以容奸愚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願非在於爲名也其始也以市井駔獪之行冒膺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谿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爲雄傑矣今欲禁贓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

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嬰木索受笞辱亦
不足惜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
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痛沐浴膏潤大平之美可日月冀矣
姜士昌曰居恆輒仰屋竊嘆陛下懲貪之詔無歲不下貪吏或見逮治
德意可謂至厚然撫按諸臣懼劾稍重或至捕逮一切以輕語傳會之
論其操行可議不言可議者何事論其職事多廢不言所廢者何事先
是海瑞進懲貪之說引國初重典雖非今日所宜用然究其意蓋痛末
流行濁元元塗炭乃爲是矯枉之論其言雖過其意則忠瑞疏一出流
俗羣起而訾之不容口至於世變江河狂瀾日甚恬不爲怪以爲是固
然耳似此末俗眞不可以更始而憂時憫俗忘私奉公者幾何人哉陛
下欲痛抑貪吏莫如責成撫按諸臣詳其劾而嚴其法使廉者有所恃
而貪者無所利則饋遺不禁而自息行之數年吏治自飭矣
何瑭曰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
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太

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制爲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爲官吏枉法受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間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己贓滿貫以上俱籍沒貲產輕則爲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才智有限不可勉強若一概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法似乎

相準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爲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選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于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誤事者不同是安可過于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幷失其原有之財必知驚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

皇甫汸曰貪墨之吏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塲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壟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日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贄貨遍於巨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翫好之飾有限也廣置厚

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無窮救愆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於秦而取償于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饋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舛塗屛錯踏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毀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于終南招友酣歌納賄于長夜官推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接蜀郡之輸貨不避曹滕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閹豎排楚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賧冉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貪風庶乎其少息歟

往行

世廟時有冠帶醫生王某者吳人爲人貪而有口鄉里之爲外官者遺

稍薄輒騰議又爲分宜客以是愈益無忌憚人不能堪一日分宜之子爲王求陞吏目於祠郎楊豫孫楊謀之徐公學謨徐曰是虎也尚可翼之乎楊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醫士不列於官方詎得而軒輊之一爲吏目自無所容矣明年內察便當逐了耳明年內察大宗伯吳公山果首以爲言遂會同吏部以不謹去之蓋計食吏目俸僅八月耳

推薦

前言

桂彥良曰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才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

葉公盛曰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爲一册隸其卷端曰舉賢才

此紙百年前嘗在人間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卿未達時歐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薦之于朝廷且云後有不如甘與同罪歐陽公好賢爲國之心未必有愧於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知人豈不誠難矣哉予嘗竊叨近臣邊吏濫於薦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自愧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今而後要必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愧耳

何孟春曰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儒僧儒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又曰卞和獻璞而遭刖所以遭刖者璞累之也然則和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爲此有玉焉不識之則已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何也和以爲此玉於此璞中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玉幸我識之而我不獻之則我負此玉玉將無所復望我罪更重於不識者此所以兩遭刖

而猶戲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何怪乎臧文仲子西晏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奈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王陽明答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愼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於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

李夢陽上楊一清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拔門生優故吏故其

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人多而雅化鎭俗之徒寡爽快辯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輩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竊見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人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耶用之而未盡耶

霍公韜與胡公靜庵書曰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褊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反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如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于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

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于林莽豢養于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黄犢得安眠高壠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託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于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人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託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錄上當侯與居之贊

梁檢庵尚書嘗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

李堂曰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聖祖神武自

天羣臣之倡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僨於胡汪辟於大誥故進退刑賞咸柄於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每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雖天順咨詢輔弼而遂為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遷除咸以巡撫旌異之奏為主故巡察之權並於正統之保舉然薦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虞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斷然行之參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刻革過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兩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耳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參衆審獨為造物司命權衡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為淺末者所窺測哉

萬鏜疏曰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

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耶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
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
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即於推用之間擇
責任之尤重者求之而已合無今後內閣輔臣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
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
各盡其所見俱遵照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其履
歷科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進本勿得
先後覬望陛下於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
大相差異方令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焉用
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特旨陞補
亦乞定著會推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外藩臬
正官皆他日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列雖難概用而其人品則當預
知勅前項各官今後陞轉之初即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無
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狥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

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吏
望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
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
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
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以御煩求
之約而得之廣矣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
者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
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
似未易行臣曰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
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皋陶謨以知人爲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
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願聖明留意
于慎行曰許衡因論阿合馬之奸請解機務世祖命舉一人自代衡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此千古人臣之大義也後世柄臣去位自爲善

後之圖必舉一人自代使之不改其人與政以保身名蓋安石薦惠卿之智也然而往往不能如意何哉其人正人也必且自立不爲人後距其人小人也必且反戈相攻以明其非黨也計亦左矣

又曰梁燾作相一以引援人材爲務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此語可爲三嘆世態澆薄人心險詖桃李之不化爲荊棘者少矣何論其向人與否哉然薦士爲國非以求報必揚師種樹在食其實而欲其向人固亦陋矣

又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李絳亦云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材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材是乃自便非狥公也二公之言乃大中至正之論聖人所不易者夫狥私而與之是知有其人也避嫌而棄之是不知有其事也有其人私不有其事亦私總之無容心焉可矣誠以無心處之雖割恩未必怨雖內舉不爲私也

張居正曰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

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拔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饋遺相報卻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務也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生平哉

又曰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官保舉拔用卒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概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

僚則雖有才德出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概保之多至數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為常例亦非祖宗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馮公琦疏畧曰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太多葢司道各官一經奉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往還之間便須數月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普天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無官而不知彼地已經年廢事悠悠世情誰無并州之戀若謂留者為賢能則不留者否留者為知厚則不留者否勢必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人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自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外決柄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以後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者或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搉其已奉明旨官員即宜馳往親任視事非係邊務軍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而官守可

定矣

鄒元標曰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致愼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曰閎閎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爲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感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己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忭揚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柏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以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責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

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册頒布各省
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談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
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也
王元翰曰國家革中書省設六曹六曹各有專司祖宗慮爲至遠邇年
來凡遇大僚銓部缺則凡卿貳皆得執筆各推一人名曰會推夫會推
之行也豈無心切矢公內不避親外不避仇者乎會推之久行也又豈
無居爲奇貨乘以樹恩藉以償債者乎此欲以示公反以濟私至使天
官柄衡者化爲旁觀畫諾甚可笑也不如衆人之推總歸之於吏部其
舉之而當也我得以分其明舉之而不當也彼不能以分其罪况乎津
要之地神髓畢聚鋒鏑縱橫一開分散之門大啓奔競之路所繫非淺
且旣謂之會推當於臨推之時九卿各陳所推之人取裁於冢宰商訂
於科道酌量可否允協物論然後落筆呈請賢也與衆共登之不肖也
與衆共棄之豈不至公而至當哉乃今推法則大可異矣臨時一揖漠
不相聞各書所舉屹乎不拔雖冢宰秉衡不得而雌黄焉監視科道逐

班晝諾不知誰爲舉主如閃電過前目不及瞬則抑何取於會推爲也
且如南都今缺吏部司官推至五六人不爲不多矣而江北絕不許人
掛名豈四府皆不才也而長安有吏部不肯渡江之謠廣西缺巡撫推
者八人何盡出各省左轄豈內堂無一人也而長安有當香絹送人之
謠故一司官缺得一正一陪足矣何必人人開入以滋奔競一巡撫缺
得二三才望者足矣何必盡數兼收以顧面情凡此皆會推之流弊也
夫統百官均四海者銓部也取數多寡聖天子有何成心繼自今當一
身肩任採不厭博收必拔尤豈宜散權以示公衆政以脫擔使一晃在
野衆夫引滿而人心士氣爲之壞也
李公賢天順日錄曰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
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旣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
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
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

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
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昔不求知於人耻爲奔
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
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官職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
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
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
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
卻亦公道故也
王文莊鴻儒爲吏部以甄拔爲己任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
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
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
賴識者韙其言
黄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
用人才猶農家積粟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

頃人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爲延訪有所得必書于册而一参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嘗推薦周時可周良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

往行

孫炎守處州時秀民有才能者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致一二人問有才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詞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傾峽滾滾不休□□□□□乃深欽嘆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遣基於京師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忠肅公崇祿之子登元至正癸卯進士隱居不仕洪武二年以儒士徵歷官國子祭酒時有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乃欲朕一人理之乎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用則所及者廣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得賢與否繫夫舉主何如耳上曰然小人所舉必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卽可知其人賢否矣

孫博士貞嘗爲漢陽府教授有張通判以廉介稱坐事繫獄都臺獄吏索賄不得多所挫抑事白復官人疑其必易所守而張廉介自若會詔下教授得薦賢貞則舉張遂擢按察僉事張貧甚無以治裝貞卽資之行

楊公士奇當國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是卽恩出於

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
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
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
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不行檢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
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保官特其一事當時不
聞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
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明鑒在前可無疑也聖諭保官則恩出於
下竊謂衆臣保舉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
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
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乎伏
望聖斷只依先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
人之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詔如公言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
州一郡蓋有三人一爲尚書楊仲舉翥一爲都御史吳訥一爲五經博
士陳嗣初繼仲舉與公在武昌固患難之交訥黑簍匠嗣初教讀止以

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先是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山林亦有知名之士乎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爲文仁廟即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監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院五經博士公初未嘗識繼蓋夏忠靖公嘗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公又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日崑山知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公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公云此士人若尙不知耶永年慚赧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卒于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魯希文爲福建僉事獨持風裁不畏彊禦楊文敏家人有犯公廉治之不少貸文敏薦之爲僉都御史文敏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文敏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文敏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理天台人後任至吏部侍郎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高齡亦倦瘁矣後當何如文貞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衰殘當薦幾個後生報國恩耳振令具名翌日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公公曰彼厭吾輩久矣一旦內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數士竟是我輩人心力當一也文貞嘆服
況公鍾守姑蘇時鄒亮獻二十詩公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者公得書笑曰彼若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于謙嘗薦職方郎中王偉爲兵部侍郎未幾偉數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跼蹐無地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年恭定公富薦楊璿余子

俊可大用吏部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己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乎

王忠肅公翺自兩廣召爲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新法凡官民船以先後敍過通閘雖貴官不得越時公舟停泊數日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如此吾安忍壞之至吏部卽調此主事爲考功人兩賢之

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尚書何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文達公賢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上以王公測度忠邪太明白置之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愼及文達當國嘗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故擬侍郎則

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雍泰爲進士時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人欺君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

都督王公信鎮臨淸兼管倉糧决獄明愼請託不行移鎮湖廣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逸志士沉淹任用何能廣乎

王端毅公恕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太原周公錢唐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共以毘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徵黄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時關西都御史缺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堪任

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困此位臣不能臣之所知禎與某陛下既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牘之勇云

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孤孫暨一孤姪來任所撫之比至華州其僕夫偶箠門役門役膚愬于州守州守怒弗爲禮封鎖其門卽薪米不供二孤至饑渴甚不得已令從者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出州守隨投牒公所備陳從僕虐門役狀二孤既抵任所環公夫人前泣訴途中爲守所苦云云夫人心憐甚嗣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跛足側窺討公必督過守已乃公故禮遇之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

劉莊襄公天和麻城人爲右司馬尙德愼令麻邑故廉直不避貴勢公

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尙令必潔廉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吏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决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鄉道之謂凡爲鄉縉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尙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岩爲太宰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林東城春字子仁泰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嘗赴京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舟供帳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守入覲考下當黜君爲稽勳白尙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得調永平

馬森嘗有所薦引而其人貴至大帥行金爲謝公笑卻之曰我誤識子子負我

李公秉素剛眞不阿人意爲吏部尙書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進

擢不得命不已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皆諸監生雜冗也乃以貌言書判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還里由是人咸怨焉值大臣有忌之者指其處事乖方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爲之不平特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所傳誦方秉被劾時六館士方試禮部咸曰某罪不側則顧不試以贖之及聞薄責乃罷

延納

前言

何孟春曰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軍皆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有王猛阿保機有

韓延徽元昊有張元吳昊輩皆我中國不能金籠鸚鵡之過也
又曰荀爽謁李膺爲之御歸而喜曰吾今得爲李君御矣趙咨過滎陽
曹暠迎之咨不爲留暠以不得見爲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
御非所榮而爽以爲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暠恐爲天下笑聲名之
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語其然乎此
風今盡微矣
于慎行曰石晉和凝爲學士署門不通賓客張誼致書勸之以爲切近
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身安爲便如負國
何此言甚知大體五代學士之職密於宰相乃國大臣也正宜廣開耳
目以佐人主豈以閉門卻掃爲高如文史之臣乎且戻亭之臣延見士
類不但西方利病可以周知即一進退唯諾之間而其人之賢否亦可
洞見語次細繹參互考核萬不失一不勝於開告密之門以爲進退乎
又曰胡人性拙本不能爲患惟有中國人教之乃能爲患如中行說之
流是也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一郡然所

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於是得漢繒絮皆馳驚荊棘而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民畜牧匈奴遂驚驚不可制矣觀中行說爲胡人畫策大是有識見人可見草澤不羈之才當收在朝廷若使之流落不偶爲敵國所用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魯朱家之救季布惟走胡走越二語竦動漢高帝故朝廷用人不可不廣也

陳以勤疏曰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士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旣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嘗下詔求跅跑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禎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

者有膽略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熟練韜略者有論辯縱橫可
使絕域者朝廷能用之亦有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于畎畝居酤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
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效力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
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
之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
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常怏怏
如鷹隼騄駃不能忘飛揚奔騖也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欲效用當世特
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
疆埸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
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
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摭實不得徒任耳目
苟應具文該部又於其中核實用之如誠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
酬奬之其或謬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戒徼行之數年則梟俊勁敵

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爲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於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往行

姚善湖廣安陸人初朝廷以吳民熏染夷俗僭侈違式明法以齊之嚚者或更藉持短長賊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還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

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自月朔相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座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爲行軍司馬陳建曰姚善治郡無異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殊東漢清節國初風尚往往有之悵今思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而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如何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先生茫無所對匏翁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徐文貞公先生自禮部右侍郎遷吏部乃傍於壁曰咄汝陷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擠賢或徇蒴而骫法或背公而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殛之而及

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禮部大僚鏞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吏治民瘼遐陬幽蔀因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以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而公益有縉紳間聲以爲恒